

雨巷春幽幽

■刘峰

一直以为,最好的春色,在江南寻常巷陌。希望撑着一把油纸伞,漫步在小巷,将自己幸福地迷失在江南烟雨里!

今天,当步入小巷一瞬,仿佛进入了另一方时空。倘若,将眼前的江南小镇比作一幅水墨画,那么,小巷就是一抹抹绝妙的留白。其独特的物理构造,形成了一道曲曲折折幽幽深深的空間,将尘世的喧嚣隔离在外,只留一方恬淡与静谧。

走着走着,感觉时间一点点慢了下来,眼前的气氛,在春雨的丝丝飘洒里,变得清寂而安宁。

风,从乌蓝蓝的夜空颺下,将细雨吹成一张张湿粘粘、轻柔柔的网儿,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花带雨,雨沾

花,黏在人的皮肤,沁入人的毛孔,是那么的清暖、那么的潮润、那么的凄迷。

眼前的青石小街,经雨水洗滌,泛着迷人的幽光,宛如一面面青铜镜,粉墙、黛瓦、灰檐、朱窗、灯火,皆映其间,古意淡淡。灯火阑珊里,一个人孑然而行,聆听从青石板传回的跫音,仿佛自己正在穿越千年,漫步在唐诗宋词元曲泛黄的线装书里,仿佛在新的轮回里寻寻觅觅,想要找回什么。

此时的心境,恰若郑愁予的小诗《错误》:“我打江南走过/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/东风不来,三月的柳絮不飞/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/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/跫音不响,三月的春帷不揭/你的心是小小的

窗扉紧掩/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/我不是归人,是个过客……”

小巷所植,为桃、柳、杏、梧桐、蔷薇、芭蕉等花木。不时,有花瓣飘落,悄悄打在伞上,又轻轻滑落在青石板上,有一种“细雨湿衣看不见,闲花落地听无声”的意蕴。一缕缕花香,在潮湿的空气里飘荡,沁人心脾,令人欢欣、寂寞又凄凉。

巷子里,大多是老式房屋,呈一色的青灰,沉淀了太多的烟火岁月、太多的尘世旧梦、太多的如烟往事。“庭院深深深几许,杨柳堆烟,帘幕无重数。”每一扇紧闭的朱漆大门背后,是一方纵深的时空,是一个小小的江南。唯有屋檐下的一只只红灯笼,泛着温情的光芒,与我相互打量。

从一处庭院,隐隐约约传来清婉的歌唱,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,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……”歌声,似甩出的一道长长的水袖,绾住了人的脚步,令人屏息静听。此情此景,是那样的熟识,仿佛自己前世曾经来过,心湖上,细雨湿流光,仍漾着一圈一圈不散的涟漪。

偶尔,当小巷深处响起跫音,我期待迎面而来的,是一位撑着油纸伞、像丁香一样芬芳一样愁怨的姑娘,当擦肩而过时,她投来的一瞥,有一种前世的味道。那情境,恰如戴望舒的《雨巷》:“她静默地走近/走近,又投出/太息一般的眼光/她飘过/像梦一般的/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……”

——梦一般的烟雨,梦一样的半梦半醒的雨巷,梦一样的初恋与绝恋交织的江南呀!

最迷人时分,莫过于细雨初歇,一轮乳黄色的皎月静静升起在马头墙上。“雨馀深巷静”,灯火阑珊处,水银色的雨丝混合着一缕缕花香,仍在天空轻轻飘荡。偶尔抬头,只见飞檐上憩了几瓣月光,如梨花一样白。

此时的月光,照小巷如一条清浅的小溪,诸多影子沉浸其间。此情此景,像在旧日的电影里看过,可到底是哪一场,却恍恍惚惚,一时想不起来。于是,收拢伞,也收拢了心事,任自己的影子被月色灯火拉得很长、很长。

不禁陷入一种惆怅,一种甜蜜含酸的怅然……

莫负春天

喜欢春天,总有无数的理由。

喜欢春天的温度。春天是从寒冬走来,严寒褪去,酷暑未到。不冷不热的日子,让人从心里舒坦。脱下厚厚的棉衣就像摆脱了束缚,轻盈的是身子,更是心灵。

喜欢春天的颜色。当春风吹走了冬的萧索与单调,万物复苏,大地的颜色渐渐青翠起来。继而,色彩渐渐分明,花红柳绿,草长莺飞。仿佛一夜之间,大自然重新穿上了节日的盛装,生活也亮丽起来,多姿多姿。人的心也随之蠢蠢欲动。

喜欢和煦的春风。我居住于鲁南的小城,四季分明。这里的春风虽偶有舞动枝条,旌旗猎猎的劲头,但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何况更多的是微风拂面,带着丝丝暖意,感觉甜甜的。春风吹走了冬的寒冷,带

来了春的生机。春风漫过田野,深嗅田野中泥土的芬芳;春风掠过河畔,倾听河水的低吟;春风步入山间,感受青山的活力……

很少有人不喜欢春天,就如很少有人拒绝美丽,而又有许多人辜负了如此美好的春天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《闺怨》中写道:“闺中少女不知愁,春日凝装上翠楼。忽见陌上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”。当那闺中女子发现又一个春天来了,而自己仍是孤零零一个人,时光如水一日日、一年年悄然流逝,才恍悟让夫婿觅封侯是多么的错误。红颜易老,人生苦短。一次“忽见”,将终结“不知愁”的岁月,未来的生命中或许将充满了寂寞和惆怅。

——幸福也许就是和爱人平平淡淡,一日一日地相守。

不是吗?“燕草如碧丝,秦

桑低绿枝。当君怀归日,是妾断肠时。春风不相识,何事入罗帏?”诗中的女子面对动人的春光,却毫无雅兴,对丈夫的思念在这春天里如野草般疯长,不解风情的春风也就不再那么温柔了。

曾有一段时间,我沉耽于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诗中浮想联翩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,邂逅在一个美丽的春天,一见钟情的她总是在你不经意间不期而至,却又在你的犹豫中匆匆溜走。当你回头来寻时,她却只在你的回忆里莞尔一笑。

那个春天或许是诗人一生中最美的,也是最伤感的春天吧。

春天短暂易逝,这,又像极了青春。世上美好的东西大致

■方华

如此,最美的昙花一开而逝,最璀璨的流星一划而过,留下的多是感叹和遗憾。

但,青春又有别于春天。春天年年来过,而青春只有一次,一去永不复返。杜牧在诗中伤感地写道:“无计延春日,何能驻少年”。真所谓,年年岁岁春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,多么有魔力的手都无法挽回流逝的岁月。所以,该拼搏的时候拼搏,该付出的时候付出,该珍惜的时候珍惜,还有,该抓住的时候千万别犹豫,切莫待到双鬓染霜时长叹青春的记忆是那么的苍白。

莫让韶光空流逝,只有珍爱你生命中属于春天的那一瞬即逝的岁月,人生才能减少遗憾,生命才会绽放美丽。唯此,青春岁月才会是最美好的春天。

四月芳菲

(外一首)

■吴辰

红得发烫,那杜鹃
无声无息地染透山野
所以,亲爱的故乡变得年轻
也变得羞涩
祖母回忆起刺绣的日子
窗外的泡桐花儿开得正欢
紫色的小喇叭对着大地
吹奏着梦里才能听清的乐曲
如何吟哦这姹紫嫣红的四月
芬芳中,往昔总与今朝重叠
屋后,成片的樱花遮天蔽日
妹妹满眼都是酥软的粉色
她开心极了,纵情一跃
想要折取那最低的一枝
祖父敲敲泛黄的烟袋
画眉鸟的梦醒了,它嚷着
仿佛在问:谁的青春
正在缤纷的岁月里
走失

风吹四月

风一直在吹,吹入故乡的四月
油菜花零落了一地
一地的金黄,装点着村庄
古老的模样。田埂上
一个垂老的背影,和一把
同样垂老的锄头
他们一起,小心翼翼地行走着
日月更迭,故乡的土壤里
必定有我祖父的气味
还有他那顺着农具流淌的
汗水
它们埋藏得很深,很深
只有在风吹四月的时候
才会显露出岁月的
蛛丝马迹

追一份过去

20世纪90年代,我有段蹭饭的经历。

母亲在镇上的一家单位上班,当时读小学的我,常常蹭她们单位的食堂,因为我特别喜欢老师傅烧的糖醋排骨。

时间一长,我和母亲单位的同事熟识起来,也跟食堂的老师傅交谈甚欢,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糖醋排骨。以至于只要我去了,餐桌上自然要摆一道糖醋排骨了。即使没有现成的排骨,老师傅也要上街买几根,他常常说,最喜欢看我吃糖醋排骨的馋样子。

我喜欢糖醋排骨的甜,还有一种酥,再加上酱油的色,感觉那是世上最好吃的食物了。老师傅做糖醋排骨也挺讲究,排骨放入清水里浸一个小时,洗去腥味,再开始做。那汤汁

有糖,还有酱油、醋,可不是凭着手感随便凑合而成的,听说有一定的比例呢。老师傅怎么做我不感兴趣,当糖醋排骨的香味从食堂窗口飘出时,我最为兴奋,感觉幸福的日子来临了。

几乎每个星期,我都要去母亲单位的食堂,照例把糖醋排骨美美地品尝一次,乐此不疲。叔叔阿姨都喜欢跟我嬉闹,我把他们一个个追得到处跑。但到了吃排骨的时候,他们怎么撩我都保持攥劲吃的姿态,排骨的香味刺激着味蕾,抵消了所有其他的吸引力了。

我上高中后,妈妈单位改制了,原来的食堂老师傅承包改为餐馆了。于是,我再很少去那个老地方吃糖醋排骨了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常常在各

地跑业务,也能吃到糖醋排骨,但始终没有小时候的那个味道好。不是太甜,就是肉有点柴,反正吃不出儿时的感觉。于是,常常怀念老师傅做的糖醋排骨来,一想起来就睡不着,靠看书打发时间。

有年回老家,我刻意先到小镇上转悠,然后不知不觉地到了老师傅的餐馆。餐馆不是很奢华,但顾客不少,还碰到了一位发小。老师傅认出了我,当听说我是想尝尝糖醋排骨时,他非常高兴,年纪那么大了,坚持一定要亲手做。发小说,小时候吃过老师傅的麻婆豆腐,常年出门在外,一直惦记着那个味道。每次回老家都要到老师傅的餐馆,尝尝麻婆豆腐解解馋呢。原来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人,总在平淡的日子

